

三见金老师
夯实护理梦

▲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朱佳楠

“护理不是扎一针的事，扎一针可以说只是一个技术活，练一练都会，而作为一名护士更应该关注扎完这针以后的化验结果，知道如何诊疗、如何观察病情的变化。”初识协和医院护士学校校长、卫生部护理中心教育委员会主任金乔老师，是在入学典礼的东单小礼堂，我们从她身上第一次理解了护理的真义。

每年开学，她都会神采奕奕，慷慨激昂，以一位长者的口吻，在护理学院学生的心中播撒上护理的种子，在我们身上烙上协和的印记——护士可以通过化验结果来看药物使用合不合适，剂量合不合适，协助医生共同治愈患者；护士与医生应该相互帮助、彼此合作，护士应该更多地走到患者身边，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，知其然、也要知其所以然。

第二次见到金老师，是在护理学院建立95周年的庆典上。金老师依然神采奕奕，和蔼可亲。这次，她送给我们一首小诗，“我认为作为护士，以下四句最为恰当：根植于心的修养，无需提醒的自觉，以约束为前提的自觉，与他人分享的善良。”

细细想来，护理确实是一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。当时作为一名大三学生，我已经学习了一定的护理理论知识，也有了下临床见习的经历。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护理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职业，不仅要把“勤慎警护”的校训做到极致，更需要以一份关爱给予患者每个细节的关心。

大三那年夏天，我们有幸在暑期社会活动期间再见金老师，听她回忆当年二十出头时，曾找到外科主任曾宪九忐忑地说出自己“脑外科和肠道手术的患者不能放在一起”的想法、不久脑外科和骨科病房合并的往事，听她诉说自己敢想敢做且忙忙碌碌、甚至瞥见手术室消毒碗旧了也会及时差遣供应室更换崭新、“走哪儿就折腾到哪儿”的热忱和激情，颇受启发，在护士工作中，手勤、脑勤、心勤，多么重要。

在协和医院工作时常常脚不沾地也不觉得累，而一回到家却发现原来力气在医院全使完了，工作充实满足有成就感。这就是老协和的模式，在那样严格的医疗环境下，所有人都一心扑在患者身上，扑在工作上，一代又一代，言传身教，薪火相传。

一方燕尾，一袭白衣，一盏明灯，一掬蜡炬，毕生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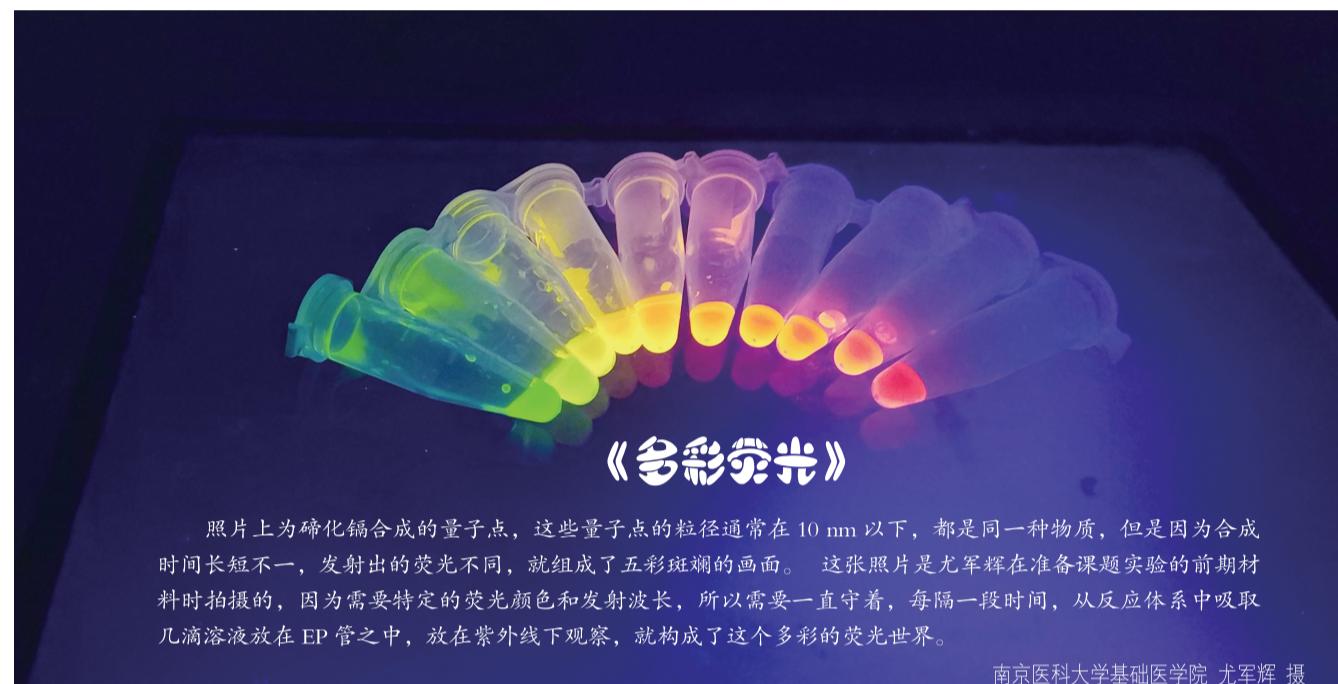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
阅读全文

医学·艺术

科研之美

▲南京医科大学 陈槿 郁秋润 丁林林

通常，科研似乎只是与严谨务实、漫长且枯燥的过程紧紧相连。不久前，南京医科大学举办的“图说南医”摄影大赛——科研摄影比赛中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似幻似梦的光影世界。人们不免感叹，科研，竟然可以这么美！

扫一扫
关联阅读全文

《多彩荧光》

照片上为碲化镉合成的量子点，这些量子点的粒径通常在10 nm以下，都是同一种物质，但是因为合成时间长短不一，发射出的荧光不同，就组成了五彩斑斓的画面。这张照片是尤军辉在准备课题实验的前期材料时拍摄的，因为需要特定的荧光颜色和发射波长，所以需要一直守着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从反应体系中吸取几滴溶液放在EP管之中，放在紫外线下观察，就构成了这个多彩的荧光世界。

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尤军辉 摄



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郭舒瑜 摄

郭舒瑜参与的第一个课题与破骨细胞相关，而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培养的破骨细胞中加入相应刺激后，在显微镜下观察。通过Trap染色，破骨细胞在显微镜下可以被染成酒红色，从而观察到各异的形态。

医学·感悟

一秒鐘的凝望

▲香港理工大学家庭医师 罗思敏

那是一个下雨天，诗诗在校园口摔了一跤，擦伤了膝盖，也就来求医。诗诗是一位十八岁的女生，已经收到大学的录取信，那天是我第一次遇见诗诗。

医生微笑说：“没事的，只是轻微的皮外伤，护士为你换一换敷料，过几天就会好了。”

诗诗低著头，没精打采的，在她身上，完全没有一丝阳光少女的气息。

医生看著一脸愁绪的诗诗，温柔地说：“很痛吗？”诗诗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凝望著医生。

这一秒钟，我感受到诗诗正在观望、犹豫。毕竟整个诊疗过程，是医患双方在讯息和情感上的互动，我们经常提醒医生要多观察患者，却容易忽略患者也会留意医生的一举一动。若能感受到被关怀，值得信任，患者自然会打开心窗，在有需要时便寻求帮忙，愿意让医生同行一段路，也是一种珍贵的缘份。

医学·历史

“鼻整形术”的前世小传

▲北大医学部医学史中心 苏静静

鼻成形术(rhinoplasty)，希腊语，rhino意为鼻子，plassein意为做模具，俗称鼻子整形术、隆鼻术，如今已成为美国第二受欢迎的美容手术。然而，在距离今天两千多年前的古代，鼻子整形术却是为了割鼻或者战争受伤后的修复术。

在古印度，割鼻是一种常见的惩罚，如通奸、偷盗等罪犯都会被处以割鼻子。著名的阿育吠陀外科医生妙闻(Sushruta)最早记录了“鼻成形术”，这也是最早的整形手术。手术中，在被切割的脸颊或额头移植一块叶子大小的皮肤，将皮肤缝制到切割的部位，从而达到鼻子重建的目的。为了保持呼吸畅通，在愈合过程中，需要将两个中空的木管插入鼻孔。

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整形外科却是在19世纪初才出现的。当时，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国医生，从印度外科医生那里学到了鼻成形技术的秘诀。他用前额上的皮瓣重新实施了“古印度的方法”。

据传，丹麦贵族和天文学家第谷·布拉赫(Tycho Brahe, 1546-1601)在决斗中断了鼻梁，就用了金和银(也可能是铜)做了假鼻子，并将假体用浆糊固定住。



外科有五项职责：切除多余的，修复脱臼的，分离粘连的，缝合分开的，矫正先天的缺陷。——安布鲁瓦兹·巴累(Ambroise Paré, 1510~1590)



专栏编委会

主编：何仲

编委：

李飞 王勇 刘欢 徐学盖
卢军 王瑚 沈淑媛 朱丽筠
潘梦佳 孙学成 朱佳楠